

中國當代陶瓷藝術的審美追求

曹璇

每當我們提到「當代陶藝」，腦中定只有一個範定而模糊的概念，即無法確定「當代」的切實定義以及陶瓷藝術的準確解釋。首先在這整篇文章中，我將「當代」定義為對當下現實的理解與關懷，這是不同於普通觀眾心中的「現在」含義的，這種當代精神附著於每件作品之中，它廣泛的包容力可使任何一位觀者都不自覺地處於對社會和藝術本身的思考狀態；伴隨而之的「陶藝」則是陶瓷藝術的一種存在形式，而且已經打上了鮮明的中國烙印：「陶」伸張、內斂、樸實，「瓷」的柔潤、靈動、細膩。雖然我們都看過不少國外當代陶藝藝術家的作品，甚至很多人已經將「西方」與「當代」打上對等號，我在這裡仍堅持認為「當代陶藝」無處不展現著中國人的品性與本質，這種藝術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去關注和研究的。

萬泉皆有源，無論如何立足當代，都必定有一個從傳統肌體和傳統心理繼承而來的基礎和共性。隨著經濟水平和綜合國力的日益提升，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也趨於多元化，不同文化的交互影響、陶瓷材料和創作技巧的更新換代，都使陶藝審美在近十年來呈現出全新的甚至革命性的特點。這些「新生兒」是伴隨著無數次實驗與失敗才得以誕生的，我立足與這樣的現實，試圖用另一種簡單而明了的方式解釋中國當代陶瓷藝術的審美追求。

藝術不能浮於單純的形而上，只有通過技術或物質手段才能將理念成於形態、現於世人。當代陶瓷藝術同樣無法脫離對於傳統工藝的依賴。傳統工藝是時間積澱的精粹，其穩定與精湛無時無刻不提醒著我們絕不可以拋棄傳統文化。尤其是隨著近年來一些絕跡的陶瓷工藝失而復得(如黑陶、蛋殼陶等古老陶器藝術)

和新技法的層出不窮，傳統工藝的繼承在當代陶藝中更顯尤為重要。

著名工藝美術家陳祖煌先生所創作的青花陶瓷系列作品就充分顯現出他對於傳統工藝的繼承。如此件「姜太公釣魚」(見圖一)，整件作品完全是由傳統工藝製作：素燒後經三氧化二鈷繪製再燒制而成。然它而並不同於傳統青花陶瓷樣式，也沒有陷入現代美術的光影透視、平面構成、意向表現、抽象符號等那一套矛盾的理論漩渦中。陳先生的青花充滿了生命感，其造型方式的高低、疏密與增減自然而然流露出青花本身的韻律，而較少受其他元素的干擾。



圖一

當然，當代陶瓷藝術家對於傳統的繼承並不僅僅停留在技巧層面，對傳統陶藝所表現出的精神也多有呈現。他們將自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自然感知融匯入陶瓷藝術創作中。換言之，這是在對傳統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進行的再創造與內在超越。我強調「反思」一詞，是因為傳統陶藝亦有其局限，如傳統時代的制陶技藝均由工匠口口相傳，缺乏完整的理論；又如近一百年的「反傳統」大背景下，傳統精神已逐漸被西方觀念所替代。傳統的式微使得民間藝術格局一再受限，當代陶瓷藝術若想真正重建傳統精神，就必須對傳統進行深入反

思，在此基礎上理性繼承，再圖發揚。

邱玲的「蓮之魂」(圖二)系列即充分體現了傳統精神所獨具的宇宙觀象徵主義精神，她也正是從「蓮蓬」這一具有象徵意味的創作母題出發，在各種奇幻的造型中展現她無限的才情和對生命的理解和感悟。從「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到結滿蓮子的蓮蓬，蓮往往象徵著純潔與殷實。在佛教中蓮又有聖潔的含義，釋迦牟尼佛端坐「蓮臺」，座下的菩薩也多手持蓮花或腳踏蓮花之象，其宗教含義極其濃厚。蓮花同時也代表女人，佛經中就說釋迦牟尼的母親有著蓮花一般的眼睛。在中國藝術中亦有此意象，如邱玲自己所說：「我採用『蓮』作為我創作的符號語言，「蓮」在中國民間藝術中是女性的象徵，我創作的『蓮之魂』系列也象徵了女性的被隱藏或是被抑制的情緒。通過對她的扭曲、擠壓、打結、纏繞、伸展、舒散、解構重組，進行感覺的構成，產生新的視覺形象——表達自我對當代生活空間與生命存在的嚴肅思考。」



圖二

邵大箴先生曾在〈當代中國藝術與文化自覺性〉一文中提出文化自覺性的概念。他認為，文化自覺性是一種積極應世的自我鍛煉法則，顯然這種立場已經偏向了主體的一方。而在這裡，我引出「自覺藝術」一說：這是一種從人們心中自

然生發而出的、純粹追求臆想中的和諧構造（「美」）而生成的一種行為。這種行為依靠單純而積極能動的理念和思想，渴望毫無功利性的完美結果。完美結果誕生的重要原因即隨著新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意識的融入，使得陶瓷藝術作為審美對象被重新理解和認識。單從純藝術家的角度來看，正是由於當代美學精神的體現，藝術家對陶瓷的實用功能和藝術功能才可以進行大膽的「分化」。換言之，當代陶瓷藝術品不僅在傳統陶瓷藝術的基礎上變化發展，又在發展中開始徹底打破傳統工藝品的範疇，而把陶瓷藝術品看作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創作。這樣具有真正意義的藝術創作就是當代陶藝追求藝術自覺化的審美標準。

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豐富和生存環境的改變，迴歸自然、崇尚生活情趣成為都市人主流的精神追求，如參與「陶吧」中的陶瓷製作已經成為一種新時尚。在這些專門供普通人創作的場地中，人們可做陶、燒陶、然後自我欣賞。這一套程序所透露的信息是：陶瓷因其高度可塑性和親和力，使人人均可從事陶瓷藝術的創作，並體會到其他娛樂活動所不具有的樂趣和享受。這是一種在泥與火的交融中，使「自己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過程。人們可親自「觀賞」到自己的創造力，滿足了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創造的慾望。普通人尚且如此，對於那些情緒敏感的藝術家來說，面對一團濕漉漉的泥巴時，他們總會想起自然與大地的氣味，這種親切感使得創作的衝動油然而生。事先設計好的稿子似乎並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藝術家想儘快地把這種激情融入到泥土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陶瓷藝術又向其本來的自然人性迴歸，這種意識無疑會為中國當代陶藝打開一個新的篇章。